

「水墨藝博2023」



「水墨藝博2023」近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預展，展覽以水墨藝術為主題，首次以橫跨數月的一系列水墨展覽、戶外裝置、教育活動等為觀眾帶來視覺盛宴。圖為觀眾觀展。

中新社



柏林漫言 余逾

九月十七日一早，便看到手機群裏熱火朝天地在圖文並茂地「直播」勃蘭登堡門被潑油漆的實況。我剛剛跑步還路過了勃蘭登堡門，那時候還好好的，只有零零星星的遊客在拍照。誰知道不到半小時後，勃蘭登堡門便變了個樣兒。於是，忍不住好奇的我掉頭又跑回去看看。

這是一群自稱為「最後的一代」的環保主義者，他們使用滅火器的罐子和噴射口，把橙色和紅色的油漆噴到了勃蘭登堡門的石柱上。他們這樣做的訴求是希望人們停止使用對環境帶來破壞的油漆，所以試圖用如此「吸引眼球」的舉動來引起人們的注意。是的，曾經往世界名畫潑漆的是他們，把手黏在馬路的地上不讓車輛通行的也是他們，往奢侈品商店的櫥窗塗鴉的也是他們……

看着被橙色紅色染得面目全非的勃蘭登堡門，站在它面前的遊客也好，德國當地人也好，大都是感到無比心痛的。這個代表着自由的城門，是柏林人甚至德國人心中的同

勃蘭登堡門被潑漆

燈塔一般的標誌性建築。德國的眾多重要活動，從柏林馬拉松到政府選舉，都在這個極具代表性的城門下舉行。這一片亂七八糟的油漆印，讓這個威嚴的大門彷彿受盡了凌辱。

「最後一代」潑油漆的動作一開始，便立刻有人報警。警察以最快速度趕到，卻已看見勃蘭登堡門的石柱上已潑滿了油漆。他們當即逮捕了手持滅火器罐子的一些人，這些人賴在地上毫不動彈，警察不得不把他們一個一個拖走。圍觀的人們對此報以了熱烈的掌聲！

不僅如此，周圍的「圍觀群眾」也實在看不下去了。他們對着這群破壞分子大聲呵斥，譴責他們的行為，質疑他們的動機。有一遍一遍說道理的，也有開口就罵的。大家一激動，這氛圍一下激烈起來，說英語的說德語的，一股腦都上了。

這群潑漆的人大多不說話，靜坐在地上表達他們的態度。警察們先逮捕拖走了幾個動手潑漆的人，對於靜坐的，他們先一遍又一遍地苦口婆心勸說，多說幾遍見他們無動於衷毫無要離開的意思，便也挨個兒拖去了警車。

後來看新聞報道，柏林古蹟管理處預估了這次破壞行動會對勃蘭登堡門的門柱造成一些無法避免的永久「皮外傷」，因為石砂岩被潑上油漆以後，硬化的油漆非常難清洗掉，一不小心便會有所損傷。他們也預計這次清洗將持續至少三天，會產生三到四萬歐元的費用。而被抓去的十四名破壞分子，大部分已被釋放，只有兩名與法官見面。

這一場鬧劇草草收尾，但是極端環保分子的破壞行動依然將持續。環保，真是讓德國人傷腦筋的話題。



▲被潑上油漆的勃蘭登堡門。

作者供圖

汨汨清泉胸臆流

山間小溪流，純淨清澈，穿過亂石，輕歌而行。看一眼，神情愉悅，喝一口，涼爽透心，似清泉在胸臆暢流。

到郊野漫步遇到小溪流，我往往會憶起初中畢業時同學互贈照片的情形。那時遠未有手機，大家將貼在畢業證書上的相片多洗印幾張，與要好的同學互相交換，以作留念。

有一位同學，在贈我的照片背面寫上兩行小字：「團結樹常青，友誼水長流。」以後，大家上高中，又分赴外地求學。想不到我和其中幾個先後回到故鄉城市工作，閒時湊在一起，喝功夫茶聊天，賡續了少年時代的友誼，毫無隔閡，互相關心幫助。

當我移居加拿大，他們依依不捨，通過書信往來，大家保持聯繫。每逢農曆正月初三，按慣例一年一度幾位舊同學仍攜眷到酒樓聚餐團拜。席間，會打長途電話給我，讓我跟每個人都聊幾句。遠隔萬里，聽到熟悉的聲音，那些親切的笑容一一浮現在眼前。我彷彿仍置身於他們中間，歡聲笑語像一股暖流，溫熱着我這個海外遊子的心。

離鄉多年後，我應邀回到昆明參加文學活動，趁機返汕頭與舊同學團聚。接到消息，他們很高興。那位曾在相片背面題字的舊同學，已是教育局局長，他在電話中對我說，準備到昆明去，伴我回汕。我勸阻了。活動一結束，我和內子即搭飛機回到故鄉。

久別重逢，毋須客套，不必天天酒宴，幾位好友圍坐，喝幾杯功夫茶，聊幾樁往事，已讓人心曠神怡，恍若時光倒流。

有人說，社會是個大染缸，進入職場，很難再找到像少年時那樣純真的友情了。權力、地



客居人語 姚船

位、金錢、利益，甚至情愛，都使人如穿上一套「防彈衣」，先把自己保護起來，再用異樣的眼光看待別人，無形中產生隔閡。不過，只要品性相近，坦誠相對，真正的友誼在任何年齡段都可以得到。內子以前工作的公司，有一位女同事，來自上海。她與內子關係十分融洽。後內子提早退休，兩人只間中互通電話，但心裏亦互相記掛着。

二〇一〇年，我們參加旅遊團去上海參觀世博會，知道她剛好也回來探親，遂給她打個電話。她十分驚喜，當晚到酒店和我們見面。旅行團先到北京、杭州、蘇州，再到上海，參觀完世博，隔天自由活动。那天，她整天陪着我們，由她弟弟開車，帶我們遊覽城隍廟、浦東新區，淮海路商業街，晚上又參加她和本地好友的餐會。大家雖累亦快樂着。友情的可貴，正在於發自內心。

除了相處，有時只要有共同愛好，也能溝通心靈，成為好友。這些年在「大公園」流連，認識了幾位文友，寫作成了彼此思想交流的橋樑。香港的一位文友，多年來關注拙作，每次都細讀點評，且迅即將文章傳來，讓我先睹為快。因為時差關係，香港朝霞滿天時，多倫多才華燈初上。居於北京的一對文友夫婦，同樣不漏過我在「大公園」刊出的小文，每每鼓勵有加。今年知我做了腿部手術，特意囑咐住在多倫多的女兒女婿兩次來家探望。在在文情友誼，令人感動。

在漫長人生路上，我深切感受到，友誼不是拍賣品，並非價高者得。它純淨如山泉。只要大家都放開自我，敞開心扉，擁抱真誠，友誼之水就會在胸臆長流。



維港看雲 郭一鳴

今年的中秋節和國慶節，是內地和本港近三年、四年來最祥和最喜氣的「雙節」，黃金周到處是興高采烈的遊客，維港上空的煙花比往年更加絢麗多彩。但是，放眼當今世界，天下並不太平。俄乌衝突進一步升級的危險，比任何時候更令人擔憂。「如果俄羅斯真的和北約打起來，究竟有多少北約國家會出兵或出力？」一個網友在自媒體平台上提問。這絕對不是一個杞人憂天的問題。

又一個冬天即將來臨，俄乌戰火從烏克蘭的城市和原野，蔓延到克里米亞，甚至是俄羅斯第二大城市聖彼得堡。十月二日，正在基輔參加歐盟外長非正式會議的德國外長貝爾伯克向記者表示，在不久的將來，歐盟將從里斯本延伸到盧甘斯克。此話立即惹來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回應說：「只有俄羅斯加入歐盟，盧甘斯克才會加入歐盟。」眾所周知，普京去年二月下令俄軍對烏克蘭採取「特別軍事行動」之後，烏克蘭東南部的盧甘斯克州以及頓涅茨克、扎波羅熱和赫爾松等三個州的大部分地區被俄軍佔領，之後透過「公投」宣布併入俄羅斯版圖。在過去幾個月，烏克蘭在美國和北約支持下展開反攻，企圖重奪被俄軍佔領的逾十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但據報成效不大，反而對克里米亞大橋以及俄羅斯黑海艦隊司令部的攻擊、對聖彼得堡的導彈襲擊屢屢得手。不過，烏克蘭首都基輔亦遭到俄羅斯報復性攻擊，造成嚴重後果。隨着北約援烏的F16戰機、豹2主戰坦克以及多款空對空、地對空飛彈等先進武器陸續投入戰場，俄乌衝突的局勢將更為險惡。

面對北約愈來愈直接介入俄乌衝突，俄羅斯安理會副主席梅德韋傑夫日前在Telegram頻道上發文稱：「看來俄羅斯的選擇越來越少，只能與北約發生直接衝突。」他認為，這將為地球帶來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更嚴重的後果。他更

歐洲人沒有中秋節

指支持烏克蘭的軍事聯盟「已經成為一個像希特勒軸心國一樣公開的法西斯集團，而且規模更大。」梅德韋傑夫警告說：「我們已經做好準備，儘管要取得這一結果，人類將付出比一九四五年更大的代價。」

梅德韋傑夫此前曾經多次公開威脅說，俄羅斯不排除動用核武器，他對北約的上述言論，明顯符合他一貫鷹派立場，但亦並非無的放矢。北約承諾向烏克蘭提供更多先進武器和裝備，如果聖彼得堡以至莫斯科等大城市遭到更多北約的導彈襲擊，如果俄軍發現更多被俘的豹2型坦克中的軍人不會說烏克蘭語或俄語，只會說德語或英語，那麼梅德韋傑夫這一番言論，便可能變成現實。到時候，偌大的地球要找一處地方安心賞秋月賞煙花，恐怕不容易。

回到上面網友提出的問題，我的回答是，北約三十一個成員國不是鐵板一塊，全部支持與俄羅斯開戰的可能性不大，例如土耳其其總統埃爾多安就不太可能為了澤連斯基而與普京兵戎相見。土耳其是北約最早的成員國之一，冷戰時期成為北約抵禦蘇聯為首的華約（華沙條約組織）的最前線，但冷戰結束後，土耳其地緣政治的重要性下降。土耳其早在一九八七年申請加入歐共體，一九九九年成為歐盟候選國，二〇〇五年啟動加入歐盟談判。但是，歐盟一直對信

奉伊斯蘭教的土耳其看不順眼，寧願向烏克蘭招手。一個月，埃爾多安揚言「如有必要，我們可以與歐盟分道揚鑣。」俄烏衝突爆發後，埃爾多安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一起斡旋俄羅斯同意黑海糧食出口計劃。連加入制裁都不願意，土耳其怎麼會為了烏克蘭和北約，與俄羅斯開戰？

相反，不是北約成員國的日本，卻躍躍欲試，岸田文雄積極參與美國和北約對俄羅斯的制裁，加強和北約的軍事合作，令人懷疑日本是不是想「趁你病攪你命」，趁機從俄羅斯手上奪回北方四島（俄稱南千島群島），報二戰戰敗的一箭之仇？梅德韋傑夫更公開警告日本不要點燃第三次世界大戰之火。

內地流傳一個視頻，說中國人在歡度中秋國慶黃金周長假，世界上發生三宗慘劇：伊拉克婚禮釀成大火災、巴基斯坦自殺式爆炸和清真寺爆炸，以及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的衝突，導致數萬亞美尼亞人大逃亡，在高加索地區蜿蜒的山路上，形成一條望不到首尾的逃亡人潮。也許很多人對上述三個地方都不熟悉，但是，對俄羅斯和烏克蘭一定不會陌生。歐洲人沒有中秋節，但八月十五的月亮，同樣高掛在戰火燃燒的烏克蘭天空。我們享受和平時光，在曾經照古人的中秋月下與家人團聚，應該心懷感恩。



▲香港時隔五年再次舉行盛大國慶煙花匯演。
中通社

向拯救人類生命者致敬

三年，這可悲的三年，我們互相看見的只有眼睛，口罩上方的眼睛。在太平祥和的歲月裏，我們的眼光無憂、怡悅、明亮，可在這三年裏，我們的眼光暗淡、傷悲、無奈。

數百萬人突然離開了這個世界，尤其是許多老人，在他們頤養天年、享受天倫之樂的時候，遽然與世長辭。街道變得那麼冷清，公園悄然無人，飛機停飛，郵輪停駛，世界像是到了末日。

多麼盼望抗禦病毒的疫苗，讓疫苗來搶救感染者的生命，讓倖存的人們安全地生活下去。

是的，大家都在這樣渴望，而確實有人在廢寢忘食地研究、探析、實驗，終於研發出「mRNA」新冠肺炎疫苗，即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在二〇二〇年底獲准使用，及時挽救了世界各國數百萬人的生命。

這是對人類世界的巨大貢獻，建功者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疫苗研究小組兩個成員：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o）和德汝·魏斯曼（Drew Wiesisman）。他們因

此一起榮獲二〇二三年諾貝爾醫學獎——諾貝爾代表大家向拯救人類生命的科學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筆者迅即閱讀有關報道，觀看有關視頻，深被這兩位生物學家的事跡感動。

科學研究歷來就是一條崎嶇的道路。新領域的發現者，新事物的發明者，大多經受過冷遇、否定、排斥。如美國遺傳學家芭芭拉·麥克林托克一生與玉米相伴，刻苦研究，成功發現「跳躍基因」，卻被長期視為「怪人」「瘋子」，直至八十一歲時才獲諾貝爾生理學獎。

卡塔琳·卡里科像芭芭拉·麥克林托克一樣，有着同樣的遭遇。

她是匈牙利人，在取得賽格德大學博士學位後就開始研究防治傳染病的疫苗，一直有人認為她走在一條「死胡同」裏，她也確實沒有很快獲得研究成果，就被其實驗室解僱了。她的最大資產是一輛汽車，賣了它，一家人便到美國來了。

可在美國，那也是坎坷難行。先在天普大學參加疫苗研究，後研究小組被拒絕

款，她也就不得不離開。後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她從一個實驗室被趕到另一個實驗室，有個董事長一度把她趕出實驗室，只給她一個小辦公室，旁邊是一所存放實驗動物的房子。送上去的科研撥款報告均被駁回，還有個至黑時刻——一度被誤診患有癌症，校方要她怎麼放棄疫苗研究，要麼降職減薪，她選擇了後者。

賓大實驗室裏一台複印機似有神秘的牽線作用。一天，卡里科似要搶用複印機，旁邊一個學者見了退後讓讓，他就是她後來的密切合作者，長期研究免疫學的魏斯曼教授。相識、交談、同聲相應、相知恨晚，兩人便開始了意義非凡的合作，先研究HIV，後進行五種不同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的臨床試驗，終於在人類大劫難中開闢出一條拯救百萬生命的光明道路。

當然，這路上不是一帆風順。他們的研究論文曾被十多期刊拒絕，他們創立的研究公司得到政府的資助，卻在尚未進入臨床項目時被校方賣掉專利，賓大最後甚至不再續聘卡里科。

隧道盡頭總是光明。在新冠疫情爆發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卡里科和魏斯曼鏖而不捨，日夜奮戰，終於研究成功防治新冠病毒的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由一家美國公司和一家德國公司製成後推向世界各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的一天，他們倆首先興沖沖地接種這種一新疫苗。

他們兩人性格各異，魏斯曼理性、沉穩，卡里科感性、活躍，但能默契合作，配合得好，一發現新數據，就興奮異常，分析討論有何意義。對傳染病、免疫、疫苗的研究，兩人都充滿樂趣，甚至着迷，毫不覺得單調，有時覺得真像天馬行空，想像力騰空飛行。卡里科說，她的樂趣就如閱讀偵探罪犯的故事——也確實如此，那些致命的病毒不就是兇惡的罪犯，消滅它們就是最大的樂趣。

榮獲諾獎，兩人自然欣慰，不過，更注目未來，不妨引述魏斯曼教授的如下一段話：「我們不滿足已有的成果，而在一直往前走，邁向每一種病毒，每一種疫苗，每一種防治方法。」



自由談 陳安